讀書雜志

荀子弟一

讀書雜志八之一

高郵王念孫

勸學

取之於藍

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盧氏抱經曰青取之於藍從宋本困學紀聞所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藍無於字念孫案困學紀聞云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自注云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刊熙甯舊本亦未爲善又云請占之五泰注云五泰五帝也監本改爲五帝而刪注文是王以作出者爲是也元刻作出之藍卽本於建本監本作取之於藍者用大戴記改之也荀

子本文自作出於藍藝文類聚草部上太平御覽百卉部三及意林埤雅引此竝作出於藍新論崇學篇同史記褚少孫續三王世家引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即是此篇之文則本作出於藍明矣宋錢佃本從監本作取之於藍而所引蜀本亦作出於藍宋龔士卨荀子句解同今從王說

干越

干越夷貊之子楊注曰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有吳非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盧改干越為于越又改注文之吳越為於越云于越宋本作干越念孫案此謂宋刻呂覽高本也宋刻錢佃本同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於越舊作吳

越訛寶應劉氏端臨荀子補注曰案淮南原道訓干越生葛絺高注干吳也楊氏此注以干越為吳越蓋用高義觀下文引呂氏春秋注可見盧改非也今原道訓作于越亦妄庸人所改念孫案道藏本淮南及朱東光本皆作干他本皆改為于念孫案劉說是也干越夷貉四者皆國名不得改干越為于越古書言干越者多矣凡改干越為于越者皆所謂知其一說不知又有一說者也大戴記之于越亦後人所改辯見漢書貨殖傳

絕江河

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

絕江河念孫案江河、本作江海、海與里爲韻、下文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亦與里爲韻、今本海作河、則失其韻矣、文選海賦注引此正作絕江海、大戴記勸學篇、說苑說叢篇並同、文子上仁篇作濟江海、文雖小異、而作江海則同、

生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念孫案生、讀爲性、大戴記作性、

蒙鳩

南方有鳥、名曰蒙鳩、盧云、案蒙鳩、大戴禮作蟁鳩、方

言謂之蔑雀蝬讀如芷蒙蝬蔑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與蠛蠓音義近楊云當爲蔑似非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念孫案此下有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二句而今本脫之大戴記亦脫此二句今本荀子無此二句疑後人依大戴刪之也楊不釋此二句則所見本已同今本此言善惡無常唯人所習故白沙在涅與蓬生麻中義正相反且黑與直爲韻若無此二句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洪範正義云荀卿書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褚少孫續三王世家云傳曰蓬生麻中不

扶自直白沙在泥、今本泥下有中字、涉上文而衍、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索隱曰、蓬生麻中以下、並見荀卿子、案上文引傳曰、靑采出於藍云云、下文引傳曰、蘭根與白芷云云、皆見荀子、則此所引傳亦荀子也、然則漢唐人所見荀子、皆有此二句、不得以大戴無此二句而刪之也、又案羣書治要曾子制言篇云、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燕禮注、乃、猶而也、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大戴同、考荀子書多與曾子同者、此四句亦本於曾子、斷無截去二句之理、

強自取柱

強自取柱、柔自取束、楊注曰、凡物強則以爲柱而任勞

柔自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引之曰、楊說强自取柱之義甚迂、柱與束相對爲文、則柱非謂屋柱之柱也、柱當讀爲祝、哀十四年公羊傳、天祝予、十三年穀梁傳、祝髮文身、何范注竝曰、祝斷也、此言物强則自取斷折、所謂太剛則折也、大戴記作强自取折、是其明證矣、南山經、招搖之山有草焉、其名曰祝餘、祝餘或作柱茶、是祝與柱通也、祝之通作柱、猶注之通作祝、周官瘍醫、祝藥、鄭注曰、祝當爲注、聲之誤也、

草木疇生禽獸羣焉

劉云羣焉當從大戴禮作羣居、念孫案羣居與疇生對文、今本居作焉者、涉下文四焉字而誤、

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宋呂錢本竝如是

盧依元刻改備爲循念孫案作備者是也此言積善成德而通於神明則聖心於是乎備也成德與聖心備上下正相應元刻備作循則與上文不相應矣儒效篇云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言全盡猶此言聖心備也一也備字古音鼻墨反見吳棫韻補正與德得爲韻劉說同二也大戴記及羣書治要竝作備文選謝瞻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張子房詩注引此亦作備張華勵志詩注引作循與二注不合乃後人以誤本荀子改之三也備字俗書作偹循字隸書或作循二形相似而誤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

楊注曰言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盧云案不能十步十當爲千玉篇引大戴禮騏驥一躒不能千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千作十皆是譌字里海爲韻步舍爲韻古音如是劉云案不能十步義最長大戴禮作千里於義疏矣若玉篇作千步直是譌字盧反引以爲據非也十駕十日之程也旦而受駕至暮脫之故以一日所行爲一駕若十度引車則非駕義也念孫案呂氏春秋貴卒篇曰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則

與駑駘同、淮南齊俗篇曰、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此皆駑馬十日行千里之證、大戴記騏驥一躒、不能千里、里與舍不合韻、乃涉上文無以致千里而誤、王篇引作千步、千字錯譌而步字不譌、辯見大戴記述聞、

六跪

蟹六跪而二螯、盧云、案說文、蠏有二敖八足、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皆八字之訛、

衢道

行衢道者不至、楊注曰、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下篇有楊朱哭衢塗、王霸

篇今案俗猶以兩爲衢古之遺言歟念孫案爾雅四達謂之衢又云二達謂之岐旁岐衢一聲之轉則二達亦可謂之衢故大戴記作行岐塗者不至勸學篇下文言兩君兩視兩聽王霸篇下文言榮辱安危存亡之衢皆謂兩爲衢也大略篇又云二者治亂之衢也（今本脫治字辯見大略）則荀子書皆謂兩爲衢

兩能字

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盧刪兩能字云兩不字下宋本俱有能字（錢本同）元刻無念孫案元刻無兩能字者以上下句皆六字此二句獨七字故刪兩能字

以歸晝一、不知古人之文不若是之拘也、若無兩能字則文不足意矣、大戴記亦有兩能字

梧鼠

梧鼠五技而窮、楊注曰、梧鼠當爲鼫鼠、蓋本誤爲鼯字傳寫又誤爲梧耳、盧云、案本草云、螻蛄一名鼫鼠、易釋文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同、蛄與梧音近、楊說似未參此、念孫案本草言螻蛄一名鼫鼠、不言一名梧鼠也、今以螻蛄之蛄、鼫鼠之鼠、合爲一名而謂之蛄鼠又以蛄梧音相近而謂之梧鼠、可乎、且大戴記正作鼫鼠五伎而窮、鼫與梧音不相近、則梧爲誤字明矣、當以

楊說爲是、

草木潤

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元刻無草字、念孫案元刻是也、木與崖對文、故上句少一字、朱本木上有草字者、依淮南說山篇加之也、案文選吳都賦林木爲之潤黷、李善注引此作玉在山而木潤、困學紀聞十引建本荀子同、江賦文賦注竝同、藝文類聚木部、太平御覽木部一、所引亦同、而草部不引、則本無草字明矣、大戴記作玉居山而木潤、續史記龜策傳作玉處於山而木潤、文雖小異而亦無草字、

不積

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念孫案不積之不、涉上下文而衍、當依羣書治要刪、說見大戴記述聞勸學篇、

羣類

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元刻無羣字、宋龔本同念孫案元刻是也、宋本作羣類者、蓋不曉類字之義而以意加羣字也、不知類者、謂與法相類者也、此文云、法之大分、類之綱紀、非十二子及大略篇竝云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王制大略二篇又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以類與法對文、據楊注云類謂禮

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則本無畫字明矣

口耳之閒則四寸耳

楊注曰韓侍郎云則當爲財與纔同劉云案則字自可通不必如韓說

囋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楊注曰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爲嗷聲嗷嗷然也囋即讚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讚唱古字口與言多通盧云李善注文賦引埤蒼云嘈啐聲皃啐與囋囐同才曷反荀子上句謂其躁此句謂其多言下文云如

徹則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楊注非也

學之經

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念孫案經讀爲徑卽下文所謂蹊徑言入學之蹊徑莫速乎好賢而隆禮次之脩身篇云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此徑字訓爲疾莫徑卽本篇所謂莫速也漢書張騫傳從蜀宜徑如淳曰徑疾也見史記大宛傳集解莫要得師莫神一好語意略與此同學之經卽學之徑古讀徑如經故與經通賈子立後義篇其道莫經於此莫經卽荀子之莫徑楊以爲學之大經失之

識志

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引之曰此文本作安

特將學雜志順詩書而已耳志即古識字也今本並出識志二字者校書者旁記識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耳學雜志順詩書皆三字爲句多一識字則重複而累於詞矣楊注本作雜志謂雜記之書百家之說今本作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皆後人據已誤之正文加之下注云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文義甚明足正後人竄改之謬

頓之

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楊注曰頓挈也盧云頓猶頓挫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念孫案

楊訓頓為挈於古無據且上文已有挈字此不得復訓為挈盧以頓為頓挫於義尤迂今案頓者引也言挈裘領者詘五指而引之則全裘之毛皆順也廣雅曰扽引也曹憲音頓古無扽字借頓為之鹽鐵論詔聖篇曰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頓之引之也釋名曰掣制也制頓之使順己也掣亦引也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褚少孫續史記滑稽傳曰當道掣頓人車馬

不道

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

也以錐滄壺也宋錢佃本滄作飡元刻作飧案說文飧餔也從夕食思魂切餐吞也從食奴聲或從水作湌七安切玉篇廣韻餐作飧而飧餐二字皆異音異義古音餐屬寒部飧屬魂部故魏風伐檀首章之餐與檀干漣廛貆爲韻三章之飧與輪漘淪囷鶉爲韻兩字判然不同自爾雅釋文始誤以餐爲飧而集韻遂合餐飧爲一字矣今俗書飧字作飧而錢本作倉自是滄之俗字非飧字也盧從元刻作飧云飧同餐非是

不可以得之矣念孫案道者由也見禮器中庸注言作事不由禮法而以詩書爲之則不可以得之也故脩身篇曰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楊云道言說也失之又

富國篇不足以持國安身宋呂本以下有爲字乃涉注文而衍盧本亦沿其誤今據宋錢本刪故明君不道也道亦由也言此事人之術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由也楊云明君不言亦失之

匪交匪舒

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楊注曰詩小雅采菽之篇匪交當爲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盧云案匪亦有彼義左傳襄廿七年引詩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引之曰此引詩匪交匪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傲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爲姣廣雅曰姣(音絞)侮也言不侮慢不怠緩也說見經義述聞小雅桑扈篇

爲其人以處之

楊注曰爲擇賢人與之處也劉云案雖誦數思索而不

體之於身則無以居之故必自為其人以居其道也

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

楊注曰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劉云案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

天見其明地見其光

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楊注曰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地顯其水火

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劉云光廣古通用念孫案劉讀光爲廣是也明者大也小雅車牽正義曰明亦大也中庸曰高明所以覆物也成十六年左傳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愼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是明與大同義大者天之全體廣者地之全體繫辭傳廣大配天地承上文大生廣生而言謂大配天廣配地也中庸言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博亦廣也明亦大也故君子之德貴其全也儒效篇曰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語意略與此同楊注皆失之

自存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念孫案爾雅在存省察也周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注存省也大傳五曰存愛注存察也察有仁愛者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存往者在來者在存肯察也見善必以自存者察己之有善與否也見不善必以自省者察己之有不善與否也楊解自存云自整飭使存於身失之

不善在身

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宋呂錢本竝如是盧從元刻於在身下增也字念孫案元刻也字乃涉上下文而衍上文見善見不善及善在身下皆無也字

扁善之度

念孫案扁讀爲徧韓詩外傳作辯亦古徧字也說見日知錄徧善者無所往而不善也君子依於禮則無往而不善故曰徧善之度下文以治氣養生六句正所謂徧善之度也楊讀扁爲辨而訓爲辨別則與之度二字不貫盧讀扁善爲平善亦非下六句之意

以脩身自名

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自名則配堯禹引之曰以脩身自名文義未安當有脫誤楊云以脩身自爲名號則所見本已同今本韓詩外傳作以治氣養性性與生同

則身後彭祖以脩身自踰今本脫以字則名配堯禹於義爲

長王霸篇云名配堯禹又云名配禹舜

宜於時通

宜於時通利以處窮引之曰時亦處也言旣宜於處通而又利以處窮也莊子逍遙遊篇猶時女也司馬彪曰時女猶處女也是時與處同義大雅緜篇曰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耳說見經義述聞韓詩外傳作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未達時字之義而增改其文蓋失之矣

治通

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引之曰下文以節疾

爲韻雅對爲韻生成脩爲韻唯此二句韻不相協通疑當依外傳作達（此涉上宜於時通而誤）達與優爲合韻凡願月二部之字古聲或相通若勞心怛怛之怛（齊甫田）字從旦聲而與桀爲韻故事可歡也之歡（禮運）與列藝爲韻（藝古讀若臬）不賞而民勸（中庸）與鉞爲韻以按徂旅之按（大雅皇矣）孟子引作遏（梁惠王）皆其例也外傳作不由禮則悖亂亂與達亦合韻

夷固　倨固

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衆而野楊注曰夷倨也固陋也引之曰楊分夷固爲二

義非也夷固猶夷倨也夷固辟違猶言倨傲僻違不苟篇云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是也脩身篇又云體倨固而心埶詐今本埶譌作執辯見後執詐一條是固與倨同義楊注固鄙固也亦非祭義曰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詘卑詘也固倨也立而不詘是倨傲也鄭注詘充詘形容喜貌也固猶質陋也皆失之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固亦倨也不肖下人是倨傲也曾子制言篇曰今之弟子病下人不能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

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

楊注曰諂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念孫案楊說諂字之義未確諂之言導也導人以不善也故曰以不善先

人者謂之諂而莊子漁父篇亦曰希意道言謂之諂道與導同不苟篇非諂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與韓詩外傳竝作道諛是諂諛即導諛也導與諂聲之轉諂諛之爲導諛舀及之爲導及醰服之爲導服皆聲轉而字異也說見史記越世家

秏俗作耗

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秏楊注曰秏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秏念孫案楊讀秏爲虛秏之秏則與多而亂之義不合故又爲之說曰凡物多而易盡曰秏其失也鑿矣今案秏讀爲眊眊亂也漢書董仲舒傳曰天下眊亂

是也。眊與秏古同聲而通用。續史記日者傳曰、官秏亂不能治。漢書景帝紀、不事官職秏亂者。師古曰、秏、不明也。讀與眊同。食貨志、官職秏廢。酷吏傳贊、濡以秏廢。師古並曰、秏、亂也。音莫報反。董仲舒傳、秏矣哀哉。師古曰、秏、虛也。言誅殺甚衆、天下空虛也。音呼到反。或曰、秏、不明也。言刑罰闇亂。音莫報反。淮南原道篇、精神日秏而彌遠。精神篇、志氣日秏。高注並曰、秏、亂也。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秏。秏與治正相反、則秏爲眊亂之眊明矣。呂刑耄荒、釋文耄作秏。賈昌朝羣經音辨曰、秏、老也。書王秏荒。鄭康成讀。賈音本於釋文。是釋文耄字本作秏也。今作耄者、陳鍔依衞包所定今文改之耳。秏荒亦昏亂之義。故昭元年左傳、老將知而耄

及之、杜注曰、八十曰耄、耄、亂也、字亦作眊、漢書刑法志曰、穆王眊荒、秏耄眊古並同聲、耄荒之耄通作秏、猶眊亂之眊通作秏矣、

知慮漸淺則一之以易良

念孫案漸、讀爲潛、韓詩外傳正作潛、洪範沈潛剛克文五年左傳及史記宋世家潛並作漸、漢書谷永傳忠湛漸之義、漢山陽大守祝睦後碑漸心於道大尉劉寬碑、演策沈漸漸、並與潛同、楊訓漸爲進又訓爲浸而音子廉反皆失之、

卑濕

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念孫案卑濕謂志意卑

下也。說文，㙮，讀若蟄，下入也。論衡氣壽篇曰，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是濕爲下也。㙮濕古字通，抗舉也，見小雅賓之初筵傳，考工記梓人注，士冠禮下篇注，文王世子注。志意卑下，故舉之以高志也。楊云，卑濕謂過謙恭而無禮者，或曰，卑濕，亦謂遲緩也，云云。混卑濕重遲爲一事，皆失之

一好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楊注曰，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念孫案，一好，謂所好不二也。儒效篇曰，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成相篇曰，好而壹之神以成，皆其證。非好善不怒惡之謂。

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宋本如是元刻於富貴王公下各加一矣字以對下文又改下文之而字爲則字以對上文而盧本從之念孫案元刻非也內省而外物輕乃申明上文之詞非與上文作對句也今皆改爲對句則失其旨矣

愛人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引之曰人讀爲仁言其體則恭敬其心則忠信其術則禮義其情則愛仁也愛仁猶言仁愛廣雅惠愛恕利人仁也恭敬忠信禮義愛仁皆

兩字平列下文之倨固埶詐順墨雜汙亦兩字平列古字仁與人通此人字卽仁愛之仁非節用而愛人之人

横行

横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楊注曰横行不順理而行也引之曰横讀爲廣堯典光被四表今文尚書作横被漢成陽靈臺碑成陽令唐扶頌竝作廣被

執詐

體倨固而心執詐引之曰執詐當爲埶詐字之誤也議兵篇曰兵之所貴者埶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又曰隆埶詐尚功利又曰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險阸其下獲

其功用而已矣埶與詐義相近後漢書崔駰傳范蠡錯埶於會稽李賢曰埶謂謀略也

辟違

辟違而不慤楊注曰乖僻違背不能端慤誠信辟讀爲僻念孫案楊分僻違爲二義非也僻違皆邪也周語動匱百姓以逞其違晉語若有違質教將不入韋注並曰違邪也堯典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共工善言其用僻是僻卽違也上文曰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衆而野不苟篇曰倨傲僻違以驕溢人非十二子篇曰甚僻違而無類昭二十年左傳曰動作辟違從欲厭私義並與

此同成相篇曰邪枉辟回失道途辟回卽僻違小雅鼓鍾篇其德不回毛傳曰回邪也大雅大明篇厥德不回毛傳曰回違也堯典靜言庸違文十八年左傳作靖譖庸回杜注曰回邪也昭二十六年左傳君無違德論衡變虛篇作回德

擊戾

行而俯項非擊戾也念孫案淮南主術篇曰木擊折轊水戾破舟又曰文武備具動靜中儀擧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然則擊戾者謂有所抵觸也行而俯項非擊戾也者謂非懼其有所抵觸而俯項以避之也與上下文同一例楊云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猶言了戾也失之遠矣

學曰

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念孫案學曰疑當作學者謂學者或遲或速或先或後皆可同至也見下文今本者作曰寫者脫其半耳楊云學曰謂爲學者傳此言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

或不爲爾宋呂錢本竝如是

是無它故焉或爲之或不爲爾盧從元刻於不爲下增之字爾改耳念孫案下句無之字者蒙上而省也羣書治要亦無之字耳爾古字通當從宋本

出入不遠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楊注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念孫案楊說非也出入當爲出人言爲學而多暇日則或作或輟其出人必不遠也下文云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正謂聖人之出人遠也若云出入不遠則義不可通文選登樓賦注引此已誤韓詩外傳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日日多者此句有誤出人不遠矣義本荀子今據以訂正

篤志而體

篤志而體君子也楊注曰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念孫

案爾雅篤固也說見經義述聞體讀爲履篤志而體謂固其志以履道非謂厚其志而知大體也衛風氓篇體無咎言韓詩體作履坊記引詩亦作履管子內業篇戴大圜而履大方心術篇履作體是履體古字通

齊明

齊明而不竭聖人也引之曰齊者智慮之敏也故以齊明連文楊曰齊謂無偏頗也失之說見毛詩述聞小雅人之齊聖下

渠渠然

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太倉陳氏碩甫曰渠渠猶

瞿瞿齊風傳云瞿瞿無守之貌楊注瞿讀爲遽不寬泰之貌失之

舍亂妄無爲也

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楊注曰舍除也除亂妄之人孰肯爲此也念孫案舍亂妄無爲言所爲皆亂妄耳楊說非

遠思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盧補校云遠思疑當是遠患念孫案宋錢佃本作遠害

懼

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引之曰懼者怯也故與勇對文呂氏春秋知度篇工拙愚智勇懼亦以懼對勇

君子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勸而容貌不枯

念孫案枯讀爲楛天論篇楛耕傷稼韓詩外傳作枯耕鄉射禮注肅愼氏貢楛矢釋文作枯言君子雖安燕而血氣不懈惰雖勞勸而容貌不楛僈、楛僈猶苟且也榮辱篇云其定取舍楛僈富國篇云其於禮義節奏也芒軔僈楛淮南時則篇云工事苦慢苦慢與楛僈同彊國篇云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非十二子篇云君子佚而不惰勞而不僈此謂君子之容也故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大略篇云君子勞倦而不苟或言苟或言楛或言僈或言楛僈其義一而已矣

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爾雅柬擇也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

楊注曰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念孫案好交二字與容貌不枯無涉楊曲爲之說非也或引榮辱篇豢之而俞瘠者交也以爲容貌不枯好交也之證斯爲亙謬矣交當爲文隸書交字或作文見漢尹宙碑與文相似而誤上言柬理下言好文好呼報反理與文皆謂禮也禮論篇云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又云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性惡篇云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辭讓之心禮之端也賦篇禮賦云非絲非帛文理成章凡荀子書言文理者皆謂禮也故曰安燕而血氣不惰柬

理也、勞勸而容貌不枯、好文也。

不苟

故懷負石。

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宋呂錢本竝如是、元刻刪故懷二字、而盧本從之、云宋本負石上有故懷二字、案文不當有。念孫案宋本是也、故字乃總目下文之詞、懷負石而赴河者、負抱也、見內則注、淮南說林篇注、謂抱石於懷中而赴河也、韓詩外傳曰、申徒狄抱石而沈於河、是其證、鄒陽獄中上梁王書、徐衍負石入海、亦謂抱石也、盧求曉負字之義、而誤以爲負擔之負、故以懷字爲不當有而

弃刪故字

申徒狄

楊注曰莊子音義曰殷時人劉云案服虔漢書注亦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高誘說山訓注亦曰殷末人然外傳及新序並載申徒狄事其荅崔嘉有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語據此言之則非殷時人

易知　不辭

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辭韓詩外傳易知作易和不辭作不亂念孫案外傳是也和與狎義相近懼與脅義相近故曰易和而難狎易

儑而難齊今本和作知則於義遠矣不辭二字文不成義亦當依外傳作不亂楊云不至於騁辭加騁字以釋之其失也迂矣和知亂辭皆形近而誤

寡立

君子寡立而不勝楊注曰雖寡立而不能勝念孫案楊說非也寡立當爲直立字之誤也俗書直字作𥄂寡字作寡二形略相似故直誤爲寡文選顏延之和謝監靈運詩注引此已誤勝讀若升漸六四終莫之勝虞翻曰勝陵也小雅正月篇靡人弗勝毛傳曰勝乘也乘亦陵也管子侈靡篇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此言君子雖特立獨行而不以陵人非謂人不能勝

君子也此文云君子廉而不劌辯而不爭直立而不勝榮辱篇云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劌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爲也足與此文互相證明矣

容

恭敬謹愼而容楊注曰不至於抓介也念孫案楊說容字之義未確容之言裕也言君子敬愼而不局促綽綽有裕也非十二子篇脩告導寬容之義韓詩外傳作寬裕是容裕古字通古者東侯二部共入而互轉故說文容裕二字皆以谷爲聲史記平準書盜摩錢裏取鎔漢書食貨志鎔作鋊音浴亦其例也

義

正義直指舉人之過引之曰義讀爲議韓詩外傳作正言直行指人之過言亦議也韓策曰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是其證趙策臣愚不達於王之議史記趙世家議作義史記鄒陽傳畢議願知漢書作義又韓子揚搉篇上不與義之東周策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淮南泰族篇剌幾辯義義並與議同

天而道

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念孫案天而道三字文義不明當依韓詩外傳作敬天而道與畏義而節對文楊注失之

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宋呂錢本並如是

易性云循性者[illegible]也[illegible]而違處

從外入謂之[illegible]名當其理

謂荀氏所謂[illegible]理字作

然易曰[illegible]自由處

說言性一以養[illegible]者[illegible]

養以易此也又仲尼篤云[illegible]至則

靜而理與此文義[illegible]失其性和而理

謂不[illegible]不當依

外[illegible]矣竊疑荀子[illegible]下句作理唐

初避高宗諱凡治字悉改作理[illegible]又復回改作治惟

此二字與上文義相混校書者不能定其孰爲衍文故仍而存之楊氏作注時未能審正而從爲之辭說今上句依外傳作私而治下句作靜而理庶幾得之仲尼篇放此

念孫案劉說甚允

攫盜而漸　是漸之也　則下漸詐矣

小人知則攫盜而漸楊注曰漸進也謂貪利不知止也引之曰楊未曉漸字之義漸詐欺也小人之知則攫盜而已矣詐欺而已矣議兵篇曰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曰上幽險則下漸詐矣[illegible]

言小民方與相爲詐欺也傳以漸爲漸化失之說見經義述聞莊子胠篋篇曰知詐漸毒李頤以漸爲漸漬失之此旨古人謂詐爲漸之證說者都不尋省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

劉云案誠者君子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以成始則大學之誠其意是也以成終則中庸之至誠無息是也此言養心莫善於誠卽誠意之事故下文亦言愼獨楊倞郝氏蘭皋荀子補注云愼當訓誠釋詁云愼誠也非謹愼之謂中庸愼獨與此義別楊注不援爾雅而據中庸謬矣又云愼字古多訓誠詩凡四見毛鄭俱依爾雅爲釋

大學兩言愼獨皆在誠意篇中其義亦與詩同惟中庸以戒愼愼獨爲言此別義乃今義也荀書多古義楊注未了往往釋以今義遂致舛誤念孫案中庸之愼獨愼字亦當訓爲誠非上文戒愼之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卽大學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則愼獨不當有二義陳云中庸言愼獨卽是誠身故禮器說禮之以少爲貴者曰是故君子愼其獨也鄭注云少其牲物致誠慤是愼其獨卽誠其獨也愼獨之爲誠獨鄭於禮器已釋說故中庸大學注皆不復釋孔冲遠未達此旨故訓爲謹愼耳凡經典中愼字與謹同義者多與誠同義者少訓謹訓誠原無古今之異愼之爲謹不煩訓釋故傳注無文非誠爲古義而謹爲今

義也唯愼獨之愼則當訓爲誠故曰君子必愼其獨又曰君子必誠其意禮器中庸大學荀子之愼獨其義一而已矣

無它事

致誠則無它事矣楊注曰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念孫案君子非仁不守非義不行故曰無它事下文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是其明證楊說非

猶若

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楊注曰若如也雖出令民猶如未從者念孫案若猶然也言雖出令

民猶然未從非謂猶如未從也古謂猶然爲猶若說見釋詞若字下

端拜

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楊注曰端元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若服元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念孫案古無拜而議事之禮且端拜二字義不相屬拜當爲拜拜今拱字也說文奴竦手也從𠬞又拜楊雄說奴從兩手拱斂手也從手共聲今經傳皆作拱形與拜相似因譌爲拜端拱而議卽楊注所云從容不勞也楊云端拜猶端拱近之乃又云拜揖而議則未知拜爲拜之譌耳

室堂

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盧刪室字云宋本有室字今從元本刪念孫案室非衍字也內則曰灑埽室堂書傳中言室堂者多矣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猶老子言不出戶知天下也元本無室字者後人以意刪之耳羣書治要引此有室字（錢本世德堂本同）

辨　治辯

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解蔽篇同）楊注曰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念孫案辨者治也謂事起而能治之非

謂事有疑而能辯之也說文辯治也昭元年左傳主齊盟者誰能辯焉杜注與說文同王霸篇儒者爲之必將曲辯楊注曰辯治也字或作辨議兵篇城郭不辨注曰辨治也合言之則曰治辯儒效篇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王霸篇曰有加治辯彊固之道焉有讀爲又舊本有加二字倒轉今據楊注乙正楊以辯爲分別失之又曰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議兵篇曰禮者治辯之極也或作治辨榮辱篇曰君子脩正治辨正論篇曰上宣明則下治辨矣禮論篇曰君者治辨之主也以上凡言治辯者皆兩字同義倒言之則曰辯治小雅采菽傳曰平平辯治也荀子

君道篇君者善班治人者也班亦與辯同韓詩外傳作辯治成相篇辯治上下

不以悖君

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引之曰悖讀若勃（玉篇悖蒲突切又蒲對切廣韻同）悖怨懟也謂君雖不知而不怨君也仲尼篇曰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是也方言曰悖懟也廣雅曰勃懟也悖怨懟恨也悖倖勃字異而義同（莊十一年左傳其興也悖焉悖一作勃莊子庚桑楚篇徹志之勃勃本又作悖秦策秦王悖然而怒悖然即勃然）楊注云不怨君而違悖其失也迂矣

堨

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楊注曰、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郝云、按情實也、竭、舉也、言短長皆以實自舉、不加文飾、所以爲直士、又王制篇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楊注曰、隱閉其情、不竭盡也、郝云、竭、舉也、謂隱匿其情、不肯舉發也、念孫案郝說是也、說文竭、負舉也、揭、高舉也、廣雅揭、舉也、禮運釋文竭、本亦作揭、是揭竭古字通、

獨甚

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念孫案甚當爲是、言不

從流俗而亦不敢用其所獨是也隸書甚字作是是字作是二形相似故是譌爲甚荀子賦篇嫫母力父是之喜楚策是之喜譌作甚喜之韓詩外傳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君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辯物篇作甚焉故稱日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閑雅甚都史記甚作是說文尟是少也從是少今俗作尠皆其證也楊注云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其失也迂矣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

盧云正文首疑當有人之所欲者吾亦欲之九字念孫

案盧以注云賢人欲惡不必異於衆人故疑正文當有人之所欲者云云也不知注言欲惡不異者加一欲字以通其義非正文所有也下文皆言惡不言欲是其證

榮辱

橋泄者人之殃也

楊注曰泄與媟同慢也劉云橋當從元刻作憍念孫案宋錢本亦作憍憍泄卽驕泰之異文荀子他篇或作汏或作忕或作泰皆同古字世大通用大室亦爲世室大子亦爲世子大叔亦爲世叔漏泄之泄古多與外大害敗等字爲韻聲與泰亦相近也賈子曰簡泄不可以得士亦以

泄爲泆

傷人之言

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念孫案傷人之言之本作以謂以言傷人較之以矛戟傷人者爲更深也今本以作之則與下句不甚貫注矣非相篇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勸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今本以字亦誤作之辯見非相篇樂於鐘鼓琴瑟三以字與此文同一例藝文類聚人部三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四引此並作傷人以言

小涂則殆

巨涂則讓小涂則殆楊注曰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竝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念孫案楊說迂回而不可通余謂殆讀爲待言共行於道涂大道可竝行則讓之小道只可單行則待其人過乃行也作殆者假借字耳

不說

辯而不說者爭也楊注曰不說不爲人所稱說或讀爲悅念孫案後說是

廉

廉而不見貴者劌也念孫案廉而劌劌謂有廉隅而傷人

也如此則人不貴之矣不苟篇注云廉稜也劌利傷也較此注爲勝

憂忘其身

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楊注曰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爲下忘其身下誤爲夏又轉誤爲憂耳念孫案後說爲長

唯利飲食之見

恈恈然唯利飲食之見引之曰飲食上本無利字唯飲食之見言狗彘唯見有飲食也下文恈恈然唯利之見與此文同一例今本作利飲食之見利字卽涉下文利

字而衍

果敢而振

果敢而振猛貪而戾引之曰振當爲很字之誤也果敢而很猛貪而戾二句一意相承故廣雅曰戾很也若振則非其類矣楊注振動也引公羊傳桓公振而矜之此望文生意而非其本旨

儵鮴

儵鮴者浮陽之魚也楊注||今字書無鮴字蓋當爲鮁說文云卽鱣鮪鮁鮁字葢儵魚一名儵鮁念孫案衞風碩人篇鱣鮪發發說文作鮁鮁則鮁非魚名且儵魚亦

無鯈鮲之名楊說非也編疑鮴爲魟字之誤爾雅云魧魟魠𩵢魧之異名則鯈魟爲二魚也隸書丕字或作丕見漢趙相劉衡碑本字或作本見白石神君碑二形相似故魟誤爲鮴與

無志

知命者不怨天怨天者無志念孫案志讀爲知識之識古知識字通作志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昭二十六年不知命而怨天故曰無識法行篇正作怨天者無識楊彼注云無識不知天命是也此注以志爲志氣之志失之

迂

自知者不怨人怨人者窮失之己反之人豈不迂乎哉楊注曰迂失也念孫案失與迂義不相近古無此訓也廣雅曰迂遠也韓詩外傳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語意正與此同

材愨

材愨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楊注曰材愨謂材性愿愨也汪氏容甫曰材疑當作朴字之誤也朴愨與蕩悍安利與危害樂易與幽險壽長與夭折皆對文念孫案大戴記王言篇士信民敦工璞商愨女憧婦空空家語作士信民敦而俗樸（樸朴璞並通）男愨而女貞王肅云樸愨

愿貌、
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
念孫案險以心言非以境言憂險猶憂危謂中心憂危之也故與樂易對文下文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亦以心言之也周語云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亦以險哀對樂易說見經義述聞周語
父子相傳以持王公
念孫案持猶奉也言官人百吏謹守其法則度量形辟圖籍、見上文父子相傳以奉王公也廣雅奉持也是持與奉同義楊以持爲保持未確

鞫錄　敦比其事業　敦比於小事

孝弟原慤鞫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楊注曰鞫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敦厚也比親也盧補校云案淮南主術訓加之以勇力辨慧捷疾劬錄正與此鞫錄疾力語相似鞫錄蓋勞身苦體之意孝弟原慤以行言鞫錄疾力以事言楊讀爲拘錄非也又君道篇愿慤拘錄盧云案榮辱篇作鞫錄注謂鞫與拘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原慤檢束而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劬錄義長引之曰楊云敦厚也比親也亦非敦比皆治也魯頌閟宮箋云敦治也孟子公孫丑篇使虞

敦匠事謂治匠事也比讀為庀襄二十五年左傳子木使庀賦晉語子將庀季氏之政賈韋杜注竝云庀治也周官遂師庀其委積故書庀為比鄭司農讀為庀大司馬比軍衆比或作庀是庀與比通敦比其事業猶云治其事業耳彊國篇敦比於小事義與此同楊注以為精審躬親亦失之

陶誕

陶誕突盜惕悍憍暴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閒楊注曰陶當為檮杌之檮頑嚚之貌或曰當為逃隱匿其情也念孫案楊釋陶字之義未安余謂陶讀為謟音滔謟誕雙

聲字謟亦誕也、性惡篇曰、其言也謟、其行也悖、謂其言誕也、卽上所謂飾邪說文姦言也、作陶者借字耳、凡從舀從匋之字多相通、小爾雅、縚索也、縚卽宵爾索綯之綯、小雅菀柳篇、上帝甚蹈、一切經音義五引韓詩蹈作陶、楚辭九章滔滔孟夏兮、史記屈原傳作陶陶、說文、搯、捾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捾出曰搯、皆其證也、彊國篇曰、陶誕比周以爭與、汙漫突盜以爭地、陶誕突盜四字義竝與此同、

疾

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己也、念孫案疾猶力也、言力爲誕、力爲詐也、上文云軥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仲尼篇云、疾力以申重之、是

疾與力同義臣道篇云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言事上不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注云疾力也

慮之難知也

念孫案此言小人之慮事不能知也葢公生明私生暗小人之思慮不足以知事故曰慮之難知下文行之難安持之難立與此文同一例楊注云慮之難知謂人難測其姦詐則與下二句不合

注錯

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楊注曰注錯謂所注意錯履也亦與措置義同念孫案楊後說得之注

錯二字同義廣雅措鉒置也措鉒卽注錯是注錯同訓爲置非注意錯履之謂也下文曰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曰化注錯習俗之所積耳舊本注錯上有執字涉下文得執而衍今據上文刪儒效篇曰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又曰謹注錯慎習俗注錯二字皆上下平列

君子安雅

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引之曰雅讀爲夏夏謂中國也故與楚越對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證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傳齊大夫子雅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子夏楊注云正而有美德

謂之雅此下有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鸒斯雅鳥也十五字乃後人妄加非楊注原文則與上二句不對矣

習俗

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楊注曰習俗謂所習風俗念孫案習俗雙聲字俗卽是習非謂所習風俗也說文俗習也廣雅同周官大司徒注曰俗謂土地所生習也性惡篇曰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不俗不習也楊注俗謂從其俗亦誤又儒效篇習俗移志安久移質餘見前注錯下大略篇曰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史記秦始皇紀宣省習俗漢書食貨志同巧拙而合習

俗習俗二字皆上下平列

　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

　桀之所同也

念孫案此二十三字涉上文而衍下文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紂則常危辱云云與上文在注錯習俗之所積句緊相承接若加此二十三字則隔斷上下語脈故知爲衍文

　今是

今是人之口腹念孫案今是猶言今夫也說見釋詞是字下

無嗛於鼻

彼臭之而無嗛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念孫案臭之而無嗛於鼻無衍字也嗛苦簟反快也莊子盜跖篇曰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趙策曰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魏策曰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敖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高注嗛快也臭之而嗛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三句文同一例若嗛上有無字則與下文不合矣楊讀嗛爲慊而訓爲厭失之注說同

靡之儇之 積靡使然也

人者人與仁同說見脩身篇愛人下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鉛

之重之楊注曰靡順從也儇疾也靡之儇之猶言緩之急之也引之曰楊說非也靡之儇之卽賈子所云服習積貫也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楊注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非是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性惡篇曰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方言曰還積也還與儇聲近而義同是靡之儇之皆積貫之意也

陋者俄且僩也

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楊注曰僩與撊同方言云晉魏之閒謂猛爲撊陋者俄且

僩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詩曰瑟兮僩兮鄭云僩寬大也下板反盧云案此注說頗歧出竊疑僩當爲嫺雅之義賈誼書傅職篇云明僩雅以道之文又道術篇云容志審道謂之僩反僩爲野此以僩與陋相對義亦合念孫案盧說是也脩身篇多見曰閑少見曰陋閑與陋對文是其證僩閑古字同耳楊後說以僩爲寬大近之陳說略同

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

念孫案是若不行是字承上文告之示之四句而言言民從告示故湯武在上則治桀紂在上則亂若民不從

告示則湯武在上何益桀紂在上亦何損乎楊注云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武何益桀紂何損所以貴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失之

豈非

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念孫案豈本作幾古豈字也今作豈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耳案上文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注云幾讀爲豈下同下文幾不甚善矣哉注云幾亦讀爲豈後注既言幾亦讀爲豈則前注不須更言下同所謂下同者正指此幾字而言今改幾爲豈則前注所謂下同者竟不知

何指矣

幾不

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念孫案非不欲也二句文意緊相承接中不當有幾不二字蓋涉下文幾不甚善而衍下文幾字有音而此無音則為衍文明矣

為溝壑中瘠

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念孫案瘠讀為掩骼埋胔之胔露骨曰骼有肉曰胔出蔡氏月令章句言凍餓而轉死於溝壑故曰為溝壑中胔作瘠者借字耳說見管子八觀篇楊以瘠為羸瘦失之

其功盛姚遠矣　以觀其盛　饗其盛　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

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將爲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流長矣其溫厚矣溫讀爲蘊蘊積也大雅雲漢篇蘊隆蟲蟲正義蘊作溫內則柔色以溫之釋文溫本又作蘊是蘊與溫通楊注溫猶足也非是汪說陳說同其功盛姚遠矣楊注曰姚與遙同言功業之盛甚長遠也引之曰楊讀盛爲茂盛之盛非也盛讀爲成成亦功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周官典婦功曰秋獻功槀人曰秋獻成是成與功同義姚亦遠也言其功甚遠也成與盛古同聲而通用說卦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言莫成乎艮

也莫成乎民，卽成言乎民，說見經義述聞。·乎呂氏春秋悔過篇我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言其備已成也，高注盛，彊也，失之。·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左氏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公羊郕作成，隱五年十年文十二年竝作盛，秦策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史記春申君傳成作盛，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盛，皆其證也，王霸篇曰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言觀其成也，楊注，盛讀爲成，臣道篇曰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盛讀爲成，成亦功也，楊注，盛謂大業，失之，故說苑臣術篇

作上賢使能而享其功正名篇曰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鍾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言美反成憂利反成害也

孰脩爲

非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念孫案禮論篇曰非順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楊倞注云順從也孰精也脩治也爲作也此文脫順字楊又云孰甚也甚脩飾作爲之君子直望文生義耳當從禮論篇補順字

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邪

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以治情則利以爲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邪楊讀以獨則足爲句注云知詩書禮樂羣居則和同獨處則自足也又讀樂意者其是邪爲句注云樂意莫過於此念孫案此當讀以獨則足樂爲句言獨居而說禮樂敦詩書則致足樂也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樂與和義正相承則樂字上屬爲句明矣意者其是邪自爲一句意者語詞也其是邪指詩書禮樂而言呂氏春秋重言篇曰日之役者有執蹠痛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句法正與此同

然則

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念孫案然則猶言然而也說見釋詞則字下

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

元刻無賢字念孫案無賢字者是也知讀爲智智對愚能對不能則不得有賢字明矣下文以仁厚知能盡官職知能二字正與此相應是其證宋本有賢字者蓋誤讀知爲知識之知故於愚上加賢字而以爲知賢愚能不能之分也不知使有二字直貫至知愚能不能之分

而止若讀知爲知識之知則與使有二字不相聯屬矣

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

楊注曰斬而齊謂强斬之使齊若漢書云一切者劉云斬讀如儳說文儳儳互不齊也周語冒沒輕儳韋注云儳進退上下無列也言多儳互不齊乃其所以爲齊也念孫案僖二十三年左傳鼓儳可也杜注儳巖未整陳義與此同儳而齊卽正名篇所謂差差然而齊

荀子弟二

讀書雜志八

高郵王念孫

非相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元刻相下無人字宋龔本同念孫案無人字者是此謂古無相術非謂古無相人也謂學者不道相術非謂不道相人也下文云長短小大善惡形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是其證宋本作相人者涉下相人之形狀而誤

焉廣三寸

面長三尺焉廣三寸盧云案焉字古多以爲發聲如淮

南子天子焉始乘舟是也荀書或用焉或用案或用安字異語同皆以爲發聲

善於後世

仁義功名善於後世引之曰善字文義不明疑著字之譌隸書著字或作着形與善相似史記五帝紀帝摯立不善索隱古本作不著

越勁

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楊注曰越過人也念孫案如楊說則越勁二字義不相屬今案越者輕也言筋力輕勁也說文云赳輕勁有材力是也越字本作娍說文曰娍

輕也廣雅同玉篇音于厥[illegible]字道呂氏春秋本味篇注曰越越輕易之[illegible]曰毋越厥命以自覆言毋輕發厥命以自[illegible]以越爲顛蹷非說見經義述聞說文䟺輕足也義亦與越同

知士不能明

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相縣矣宋呂錢本並如是元刻脫相字盧依元刻刪相字非然而仁人之不能推知士之不明楊注曰曲直猶能否也言智慮志行至淺薄其能否與人又相縣遠而不能推讓明白之言不知己之不及也念孫案楊以明爲明白非也明者尊也言不能尊智士也仁人不能推智

士不能明明與准皆尊崇之謂也古者多謂尊爲明禮運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也鄭注竝曰明猶尊也祭義明命鬼神鄭注曰明命猶尊名也晉語曰晉公子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管子牧民篇曰明鬼神祇山川墨子明鬼篇曰鬼神不可不尊明也皆其證矣

三數行

人有此三數行者引之曰三數行文不成義當作有此數行數行謂上文之[illegible][illegible]與三[illegible][illegible]也其三字即涉上文而衍

故曰　息

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念孫案故衍字也自曰文久而息以下皆與上文聖王有百吾孰法焉二句自相問荅則曰上不當有故字明矣蓋涉下文三故曰而衍下文曰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滅與絕爲韻則此亦當然今本滅作息則失其韻矣息字蓋涉注文滅息而誤

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

楊注曰褫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劉云極疲極也念孫案褫之言弛也言疲於

禮而廢弛也

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楊注曰後王近時之王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爲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惑也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爲法而審其所貴君子焉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劉云案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汪云史記引法後王葢如賦詩之斷章耳此注承其誤名爲解荀子而實汨之念孫案後王二字本篇一見不苟篇一見儒效篇二見王制篇一見正名篇

三見成相篇一見皆指文武而言楊注皆誤

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

劉云案其人荀卿自謂也所貴君子其人之所宗仰若仲尼子弓也

以其治亂者異道宋呂本如是

夫妟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宋錢本以其作其以念孫案此文本作其所以治亂者異道謂古今之所以治亂者其道不同也錢本其以之閒脫所字呂本其以又誤作以其則義不可通韓詩外傳正作其所以治亂異道

不欺

聖人何以不欺念孫案不欺當作不可欺聖人不可欺正對上文衆人可欺而言下文鄉乎邪曲而不迷云云正所謂聖人不可欺也今本脫可字則失其義矣楊注云人不能欺亦不欺人則所見本已脫可字故曲爲之說而不知與上下文不合也外傳正作不可欺

古今一度也

故以人度人度徒落反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也念孫案古今一度也當作古今一也言自以人度人以下皆無古今之異故曰古今一也彊

國爲治必由之古今一也正論篇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君子篇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亾古今一也文義並與此同則一下不當更有度字蓋涉上數度字而衍楊注云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則所見本已有度字外傳無

聞其詳

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念孫案聞其詳本作聞其小略與詳對小與大對據楊注云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則本作聞其小而不知其大明矣今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聞

其細不知其大細亦小也

觀人以言　聽人以言宋呂鍰本竝如是

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念孫案觀本作勸勸人以言謂以善言勸人也故曰美於黼黻文章若觀人以言則何美之有楊注云謂使人觀其言則所見本已譌作觀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一所引亦然藝文類聚人部十五正引作勸人以言

聽人以言元刻以作之而盧本從之案此與上二句文同一例聽人以言者我言之而人聽之也我言而人聽

則是我之以善及人也故曰樂於鍾鼓琴瑟若聽人之言則何樂之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楊注云使人聽其言則本作聽人以言明矣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作聽人以言

渠匽

府然若渠匽檃栝之於己也楊注曰渠匽所以制水檃栝所以制木引之曰正文注文渠字疑皆梁字之誤爾雅隄謂之梁鄭仲師注周官𠭥人云梁水偃也偃與匽通卽堰字也梁與匽同義故以梁匽連文梁渠形相似遂誤爲渠耳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煇渠忠侯僕多廣韻引風俗通渠作梁漢書地理志彊梁原水

經渭水注作荊渠原後漢書安帝紀、高渠谷注引東觀記作高粱谷

故君子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抴

楊注曰、抴牽引也、度已猶正已也、君子正已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急正已而馴致人也、或曰、抴當爲枻、枻楫也、言如以楫櫂進舟船也、韓侍郎云、枻者檠枻也、正弓弩之器也、劉云、韓說是也、淮南說山訓曰、檄不正而可以正弓、此即用枻之義、檄同檠、 念孫案攷工記弓人、恒角而達、譬如終紲、鄭注曰、紲弓鞦也、秦風小戎篇、竹閉緄縢、毛傳曰、閉紲也、小雅角弓傳曰、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士喪禮記、弓有柲、注曰、柲弓檠、弛則

紼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紲與枻同閉與柲䩛同卽淮南所謂可以正弓者也枻與緪對文若訓爲牽引則與緪不對若訓爲楫則於義愈遠矣

因求

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念孫案因求二字義不可通求當爲衆字之誤也唯寬容故能因衆以成事上文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正所謂因衆也楊注云成事在衆言衆而不言求則求爲衆之誤甚明

分別　譬稱

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念孫案分別當在下句譬稱

當在上句譬稱所以曉人故曰譬稱以喻之分別所以明理故曰分別以明之今本譬稱與分別互易韓詩外傳及說苑善說篇引此並作譬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

芬薌

欣驩芬薌以送之楊注曰芬薌言至芳潔也薌與香同念孫案芬薌和也方言芬和也郭璞曰芬香和調廣雅與方言同周官鬯人注曰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大雅鳧鷖篇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皆芬香和調之意欣驩芬薌皆謂和氣以將之也議兵篇曰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義與此同

調爲

夫是之謂爲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引之曰上爲字涉下爲字而衍韓詩外傳說苑皆作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無爲字

謀救

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念孫案謀救二字於義無取楊注以爲嘉謀匡救於謀上加嘉字以曲通其義其失也迂矣余謂謀救當爲諫救字之誤也管子立政九敗解篇諫臣死而諂臣尊今本諫誤作謀淮南主術篇執正進諫高注諫或作謀周官有司諫司救說文救止也論語八佾篇女弗能救與馬注與說文同然則諫止其君之過謂之諫救故曰起於下所以忠於

上諫救是也、

故言君子必辯

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君子必辯、楊讀故言爲一句而釋之曰所以好言說以此三者也、念孫案楊說非也、故君子必辯爲一句、故下本無言字、此言君子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是以必辯也、上文云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是其證、今本作故言君子必辯、言字乃涉上文而衍、楊斷故言爲一句以結上文、則君子必辯四字竟成贅語矣、

見本分

小辯不如見端見端不如見本分（扶問反）引之曰本分上本無見字此涉上兩見端而衍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楊注云見端首不如見本分則所見本已衍見字下文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皆承此文言之而本分上無見字故知見爲衍文

居錯

居錯遷徙應變不窮楊注曰錯置也居錯安居也念孫案居讀爲舉言或舉或錯或遷徙皆隨變應之而不窮也王制篇曰舉錯應變而不窮君道篇曰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禮論篇曰將舉錯之遷徙之皆其

證矣擧與居古字通史記越世家曰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業仲尼弟子傳曰子貢好廢擧與時轉貨貲廢擧卽廢居司馬相如傳族擧遞奏漢書擧作居書大傳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擧事力者韓詩外傳擧作居

致實

文而致實博而黨正念孫案致讀爲質襄三十年左傳用兩珪質于河釋文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與蠻子之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或音致淮南要略約重致剖信符重致卽重質贄致古同聲故字亦相通說見唐韻正質信也見昭十六年二十年左傳注魯語晉語注謂信實也致實與黨正對文楊注黨與讜同謂直言也楊注致至也失之

非十二子

假今之世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云云楊注曰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言十二子借亂世以惑衆也念孫案彊國篇云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則前說爲是

欺惑愚衆矞宇嵬瑣

元刻無欺惑愚衆四字宋龔本同念孫案元刻是也宋本有此四字者依韓詩外傳加之也楊注但釋矞宇嵬瑣而不釋欺惑愚衆至下文足以欺惑愚衆始釋之云足以

欺惑愚人衆人則此處本無欺惑愚衆四字明矣外傳有此四字者欺惑愚衆下文凡五見而外傳皆無之故得移置於此處若據外傳增入則既與下文重複又與楊注不合矣

大儉約　僈差等

上功用上與尚同大儉約而僈差等念孫案大亦尚也謂尊尚儉約也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亦以大與尚並言之性惡篇大齊信而輕貨財隱三年公羊傳故君子大居正並與此大字同義楊讀大爲太而以爲過儉約失之

僈讀爲曼廣雅曰曼無也法言寡見篇曼是爲也五百篇行有之也病曼之也皆謂無爲曼文選四子講德論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曼亦無也李善注訓曼爲長失之曼差等卽無差等作僈者俗字耳富國篇曰墨子將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正所謂無差等也故下文云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楊以僈爲輕慢亦失之

下脩

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念孫案下脩而好作義不可通下脩當爲不循不循謂不循舊法也墨子非儒篇道儒者

之言曰君子循而不作此則反乎君子之所爲故曰不循而好作也不與下循與脩字相似而誤隸書循脩二字相亂說見管子形勢篇楊注云以脩立爲下而好作爲失之

取聽　取從

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念孫案取聽取從言能使上下皆聽從之耳楊云言苟順上下意失之

及糾察之

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楊注糾與循同則倜然無所歸宿元刻及作反宋龔本同引之曰元刻是也反復也謂復糾察之也楊注云雖言成文典若反復糾察則疏遠無所歸則

叚爲反之誤明矣榮辱篇反鉛察之其字正作反紃鉛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禮論篇則必反鉛三年問鉛作巡祭義終始相巡注巡讀如沿漢之沿皆其例矣

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

念孫案惠當爲急字之誤也甚察而不急謂其言雖甚察而不急於用故下句云辯而無用也下文無用而辯不急而察急字亦誤作惠天論篇云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性惡篇云雜能旁魄而無用析速粹孰而不急皆其明證也楊訓惠爲順失之

類

甚僻違而無類楊注曰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念孫案楊說非也僻違皆邪也說見脩身篇類者法也言邪僻而無法也方言類法也廣雅同齊曰類楚辭九章吾將以爲類兮王注與方言同大元毅次七觥羊之毅鳴不類測曰觥羊之毅言不法也是古謂法爲類儒效篇其言有類其行有禮謂言有法也楊注類善也謂比類於善失之王制篇飾動以禮義聽斷以類謂聽斷以法也楊注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失之富國篇誅賞而不類謂誅賞不法也楊注不以其類失之類之言律也律亦法也故樂記律小大之稱史記樂書律作類王制篇曰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蓋法與類

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矣

斂然

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引之曰古無以斂然二字連文者斂當爲歙字之誤也歙然者聚集之貌言聖王之文章歙然皆聚於此也漢書韓延壽傳曰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匡衡傳曰學士歙然歸仁字亦作翕史記自序曰天下翕然大安殷富義並同也楊注亦當作歙然聚集之貌今隨正文而誤

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

元刻無則字宋龔本同念孫案無則字者是也上文若夫二

宗總領下文十九句而結之曰是聖人之不得埶者也此二十句皆一氣貫注若第十一句上加一則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韓詩外傳無則字下文六說者並息十二子者遷化六說上亦無則字

願以爲臣

成名況乎案此下有脫文不可考楊注非諸侯莫不願以爲臣引之曰儒效篇願下有得字彼文因此而衍則此文當有得字也宋龔本有非相篇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文義正與此同據楊注亦當有得字

財萬物

一天下財萬物養長生民兼利天下念孫案財如泰彖傳財成天地之道之財財亦成也說見經義述聞財萬物與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連文是財萬物卽成萬物繫辭傳曰曲成萬物而不遺是也儒效篇曰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王制篇曰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楊云裁制萬物失之又曰序四時裁萬物裁與財同兼利天下富國篇曰財萬物養萬民義並與此同

多少

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湎然而與如同雖辯小人也盧云此數語又見大略篇彼作

多言無法此少字似譌

知而險賊而神

楊注曰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郝云按小人雖有才智而其心險如山川賊害於物而其機變若鬼神

楊注未了下念孫案知而險與賊而神對文則知非美稱知者巧也淮南覽冥篇注智故巧詐也莊子胠篋篇知詐漸毒淮南原道篇偶𦝼智故曲巧僞詐並與此知字同義故下句即云爲詐而巧言既智巧而又險巇也

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

念孫案此本作無用而辯不急而察辯者智也慧也廣雅

辯慧也。慧、通作惠。晉語曰、巧文辯惠則賢。逸周書寶典篇曰、辯惠干智。商子說民篇曰、辯慧亂之贊也。辯、通作辨。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不學而性辨。荀子性惡篇曰、性質美而心辯知。東周策曰、兩周辯知之士。是辯與智慧同義。非辯論之辯。下文言辯而逆、乃及言論耳。無用而辯、卽辯而無用、非謂言無用而辯也。今本言字、涉下文言辯而衍。不急而察、卽察而不急、非謂辯不惠而察也。今本辯字、涉上句而衍。上文云、甚察而不急、今本急字亦誤作惠。辯見前甚察而不惠下。辯而無用、是其明證矣。楊說皆失之。

好

飾非而好。楊注曰、好飾非也。念孫案、飾非而好、言其飾之工也。好字當讀上聲、不當讀去聲。楊說非。

察辯

察辯而操僻淫、楊注曰爲察察之辯而操持僻淫之事、念孫案察辯二字平列（辯字義見上、）言能察能辯而所操皆僻淫之術也、勸學篇曰、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不苟篇曰、君子辯而不爭、察而不激、荀子書皆以察辯對文、不可枚舉

利足而迷負石而墜

楊注曰、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之類、郝云、按利足而迷所謂捷徑以窘步也、負石而墜所謂力少而任重高位實疾顛也、二句皆譬況之

詞、

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

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

念孫案不爭先人當依上下文作不以先人今本以作爭涉下文與人爭而誤也韓詩外傳作不以欺誣人說苑敬愼篇作無以先人文雖不同而以字則同、

士仕

古之所謂士仕者念孫案士仕當爲仕士與下處士對文今本仕士二字倒轉下文同、楊曲爲之說非、

觸抵

觸抵者也。念孫案觸抵謂觸罪過也。此對上文遠罪過而言。楊云恃權埶而忤人、失之。

離縱而跂訾

以不俗爲俗。楊云、以不合俗人自爲其俗也。離縱而跂訾者也。念孫案楊有前後二說。前說讀訾爲恣、以離縱爲離於俗而放縱跂訾爲跂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非也。後說謂縱爲縱之誤、是也。莊子在宥篇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閒、離跂疊韻字。荀子云離縱而跂訾、離縱跂訾亦疊韻字、大抵皆自異於衆之意也。楊訓縱爲步、而以離縱爲離於俗而步、失之。跂訾爲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亦非

凡疊韻之字其意即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宋呂錢本竝如是世德堂本同

盧刪上能字云宋本之所下衍一能字今從元刻刪又云或疑此句因下文首句而衍念孫案此文本作士君子之所能爲不能爲乃總冒下文之詞下文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六句皆承此文而言宋本脫上爲字元刻又脫上能字盧既依元刻刪能字又不知此句爲冒下之詞而以爲承上之詞遂劃出此句爲上段之末句誤矣又疑此句因下文而衍則誤之又誤也

仲尼

門人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念孫案仲尼之門人人字後人所加也下文同下文兩言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皆與此門字相應則無人字明矣春秋繁露對膠西王篇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為其詐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漢書董仲舒傳同風俗通義窮通篇孫卿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羞稱其功語皆本於荀子而亦無人字文選陳情事表注解嘲注兩引荀子皆無人字

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宋呂本如是

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汏也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宋錢本險汙淫汏也下有如彼二字元刻無如字以彼字屬下讀念孫案元刻是也下文云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正與此句相應則彼字屬下讀明矣錢本彼上衍如字則以如彼與若是對文與楊注不合矣錢本及元刻事行作行事亦與楊注不合

安出

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爲仲父念孫案安語詞荀子書通以安案二字爲語詞說見釋詞安字下忘其怒忘其讎遂立以爲仲父

三句文義甚明則忘其離上不當有出字蓋衍文也楊注云安猶內也出猶外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

本政教

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引之曰五伯亦有政教不得言五伯非本政教本當爲平字之誤也（隸書本字與平相似故平誤爲本）致士篇曰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孟子離婁篇曰君子平其政昭二十年左傳曰是以政平而不干周南芣苢序箋曰天下和政教平五伯猶未能平其政教故曰非平政教也平政教三字本篇一見王制篇兩見王霸篇兩見其誤爲本政教者四（楊注王霸篇曰雖有政教

未盡脩其本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說　唯王制篇之一未誤今據以訂正

畜積脩鬭

鄉方略審勞佚畜積脩鬭引之曰脩鬭二字殊爲不詞楊注曰脩戰鬭之術加數字以解之其失也迂矣王霸篇作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脩戰備疑此亦本作謹畜積脩鬭備而傳寫有脫文也此篇及王霸篇自鄉方略以下皆以三字爲句以是明之

委然

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楊注曰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天下引之曰楊說迂回而不可通竊

謂委然文貌也委讀如冠緌之緌儒效篇綏綏兮其有文章也楊倞注云綏或爲葳蕤之蕤蕤與緌同音此云委然成文即所謂綏綏（音蕤）有文章也禮記多以綏爲緌而說文飢餧字經典多作餒是從委從妥之字古多相通

安以無誅

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念孫案安下本無以字此後人不知安爲語詞而誤以爲安定之安故妄加以字耳大略篇至成康則案無誅已（案亦語詞）案下無以字是其明證

嗛

主信愛之則謹愼而嗛楊注曰嗛與歉同引之曰嗛與謙同周易釋文曰謙子夏作嗛故與謹愼連文

愼比

主安近之則愼比而不邪引之曰愼比卽順比王制篇曰天下莫不順比從服順愼古多通用不煩引證言雖順比於君而不諂諛也楊分愼比爲二義失之

信而不忘處謙宋呂本如是錢及各本俱無忘字

盧補校云注讀謙爲嫌云不處嫌疑閒則忘字衍

財利至則言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

後受

元刻無言字念孫案無言字者是也據楊注云善而不及而如也則善上無言字明矣注又云言已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此言字乃申明正文之詞非正文所有也宋本有言字卽涉注文而衍

能耐任之　能而不耐任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能耐任之則愼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楊解能耐任之云耐忍也言人

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又解能而不耐任云

有能者不忍急用之念孫案能耐任之能而不耐任兩能字皆行文耐卽能字也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鄭注曰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樂記故人不耐無樂鄭注曰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成七年穀梁傳非人之所能也釋文能亦作耐管子入國篇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不耐自生者耐卽能字耐任之則愼行此道者言能任國家之大事此承上理任大事而言則愼行此道也今作能耐任之者後人記能字於耐字之旁而傳寫者因誤合之也而不耐任云云者而讀爲如言如不能任其事則莫若推賢讓能也今作能而不耐任者傳寫者旣能耐並錄而能字又誤在而

不二字之上也楊氏不得其解故曲爲之詞

輕舊怨

志驕盈而輕舊怨念孫案輕謂輕忽也以其處重擅權志驕盈而輕忽舊怨以爲莫如予何也楊云輕見上文上故志驕盈而輕忽舊怨以爲莫如予何也楊云輕報舊怨於輕下加報字失之

儒效

屬

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念孫案屬繫也天子者天下之所繫言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繫屬天下故下句云惡天下之倍周也楊訓屬爲續續天下之語

不詞

天下之籍

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念孫案上天下當爲天子此涉下句而誤也下文履天下之籍宋本作天子世德堂本同是也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此正作履天子之籍淮南氾論篇周公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語卽本於荀子籍者位也謂履天子之位也下文言周公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彊國篇曰夫桀紂執籍之所在天下之宗室也埶籍卽埶位故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楊以籍爲天下之圖籍非也圖籍不可以言履

高注淮南以稱爲閒稱誤與楊同

變埶次序節然也

周公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埶次序節然也引之曰節上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此言周公鄉有天下而今無成王鄉無天下而今有皆變埶次序之節如此也據楊注云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則正文原有之字明矣榮辱篇曰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文義與此相似

抑亦變化矣宋呂錢本並如是世德堂本同

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厭然說見下條）念孫案抑亦變化矣承上文而言言周公以枝代主君臣易位然後反籍於成王以明枝主之義其事抑亦變化矣然而天下晏然如一也抑亦變化矣五字不須注釋故楊氏無注元刻抑亦變化矣作仰易變化而妄爲之注曰仰易反易也案諸書無謂反易爲仰易者盧從元刻作仰易變化增入注文皆非

厭然猶一　猒猒兮其能長久　厭焉有千歲之固　厭然與鄉無以異

天下厭然猶一也。念孫案厭然安貌。字本作懕。或作猒。又作愔。方言曰猒安也。說文曰懕安也。玉篇音於廉切。爾雅曰懕懕安也。秦風小戎篇厭厭良人。毛傳曰厭厭安靜也。小雅湛露篇厭厭夜飲。韓詩作愔愔。昭十二年左傳祈招之愔愔。杜注曰愔愔安和貌。皆其證也。下文曰猒猒兮其能長久也。王霸篇曰厭焉有千歲之固。正論篇曰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義並與此同。乃楊注於天下厭然猶一則云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正論篇注又云順服之貌。古於猒猒兮其能長久則云猒足也。於厭焉皆無此訓。有千歲之固則云厭讀爲黶黶然深藏千歲不變改。皆

由不知厭之訓爲安故望文生義而卒無一當矣

埶在本朝

人主用之則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念孫案埶者位也言位在本朝也禮運在埶者去鄭注曰埶埶位也下文曰埶在人上仲尼篇曰埶不在人上而羞爲人下正論篇曰埶位至尊是埶與位同義楊以埶爲權埶失之

嗚呼

嗚呼而莫之能應楊注曰嗚呼歎辭也念孫案嗚當爲嘄字之誤也嘄與叫同爾雅祈叫也周官大祝注叫作

嘄小雅北山傳曰叫呼也周官銜枚氏曰禁嘂呼歎鳴於國中者淮南原道篇曰叫呼仿佛漢書息夫躬傳曰狂夫嘄謼於東崖竝字異而義同上言嘄呼故下言莫之能應若作嗚呼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新序雜事篇作叫呼而莫之能應是其明證也

窮閻漏屋

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楊注曰窮閻窮僻之處閻里門也漏屋弊屋漏雨者也念孫案廣雅曰閻謂之衖衖與巷同窮閻即論語所云陋巷非謂里門也新序雜事篇作窮閻閻亦巷也故祭義弟達乎州巷鄭注曰巷猶

閻也。巷謂之閻，亦謂之閭，猶里門謂之閭，亦謂之閻。漏讀爲陋巷之陋。說文曰：陋，阸陜也。陋屋與窮閻同意，非謂弊屋漏雨也。爾雅曰：陋，隱也。大雅抑篇尚不愧于屋漏，鄭箋曰：漏，隱也。是陋與漏通。羣書治要引作窮閻陋屋，韓詩外傳作窮巷陋室，皆其明證矣。

豫賈

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楊注曰：豫賈，定爲高價也。引之曰：楊說非也。豫猶誑也。周官司市注曰：使定物賈，防誑豫是也。豫與誑同義。賈疏云：恐有豫爲誑欺，故云防誑豫，失之。晏子問篇曰：公市不豫，宮室不飾。鹽鐵論力耕篇曰：古者

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不豫謂不誑也又禁耕篇曰敎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謂不相誑也豫猶一聲之轉方言曰猶詐也詐亦誑也慼謂之猶亦謂之豫老子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與與豫同詐說慼人謂之猶亦謂之豫此轉語之相因者也豫又作儲家語相魯篇孔子爲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儲與奢古聲相近說文曰奢張也爾雅曰侜張誑也亦古訓之相因者也然則市不豫賈者市賈皆實不相誑豫也淮南覽冥篇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曰子產爲相市不豫賈索隱云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失之說苑反質篇曰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

義並與此同說者皆讀豫爲凡事豫則立之豫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

必蚤正以待之也

楊注曰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劉云案孔子將爲司寇而魯之人蚤自脩正以待之所謂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念孫案楊說是也蚤正以待之與下文孝弟以先之皆指孔子而言若謂魯人蚤自脩正以待則與下文不類矣

罔不分

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宋呂錢本並如是有親者取多楊注曰闕

業之子弟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多也元刻作罔不必分盧從元刻劉云案罔不分當作罔罘分念孫案晏子春秋內篇曰結罘罔罘兔罟也一曰麋鹿罟也新序卷一作歐瀌分有親者取多共卷五作罔罟分有親者取多與此文大同元刻作罔不必分矣增必字不可從

官

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念孫案官與朝對文曲禮在官言官在朝言朝鄭注曰官謂板圖文書之處是也富國篇亦曰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楊云官百官失之

此君義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楊注曰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讙念孫案楊說非也君當爲若字之誤也此若義猶云此義若亦此也論語公冶長篇曰君子哉若人連言此若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此若義三字承上文而言言此義信乎人通乎四海則天下莫不應之也新序雜事篇作若義信乎人矣是其明證也禮記曾子問篇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爲一句若義也爲一句非是說見經義述聞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

若言之謂也史記蘇秦傳曰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今本若譌作苦燕策作若此言皆並用此若二字

比中

比中而行之念孫案比順也從也說見經義述聞比象傳言從乎中道而行之也楊以比爲比類未確

有所正矣

楊注曰有得其正不必徧能或曰正當爲止言止於禮義也念孫案後說是也解蔽篇曰夫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王也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有所止矣

然不然

不恒是非然不然之情引之曰然不然本作然不即然否也哀公篇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其證取舍與然不對文是非與然不亦對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故又加然字耳性惡篇不恒是非然不然之情誤與此同

若夫譎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

楊注曰譎與商同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多作譎譎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譎德而序位之語念孫案作譎者是也作商者譎之譌耳譎決古字通睽上九王注睽說譎

經釋文孫本亦作決謂決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也下文論德而序位是其明證又君道篇論德而定次今本作論德論字乃後人以意改之正論篇論德而定次同韓詩外傳作決德則荀子之本作論甚明或據君道篇改此篇之論德爲論德非也又正論篇圖德而定次舊校云一本作決德亦當以作決者爲是作圖者蓋亦後人所改

行事

行事失中謂之姦事宋呂本如是宋錢本及各本行事皆作事行盧從呂本念孫案上文云事行無益於理者廢之知說無益於理者舍之此云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

失中謂之姦道皆承上文而言則作事行者是也仲尼篇云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楊注事險而行汙也行下孟反案楊於仲尼篇已釋事行二字故此不復釋王制篇云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皆其證

夫是之謂上愚

楊注曰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劉云上愚猶言極愚楊注非

敦慕焉

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楊注曰敦厚慕之引之曰楊說非也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大戴記五帝德

篇曰幼而彗齊長而敦敏內則曰惇行孝弟（敦惇古字通）是敦爲勉也說文慔（莫故切）勉也爾雅曰慔慔勉也釋文慔音墓亦作慕是慕爲勉也（方言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淮南繆稱篇猶未之莫與高注莫勉之也莫與慕亦聲近而義同）此承上文而言言能行之則爲士行而加勉則爲君子故曲禮云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非徒厚慕之而已也

效門室之辨

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楊注曰效白也向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淺也引之曰楊以效爲明白既明白門室之別矣何又不能決乎乃又

云言所知淺也此則曲爲之解而終不可通今案攷者考也驗也並見廣雅考驗門室之別曾混然不能決言其處也古謂考爲攷說見經義述聞梓材及曲禮

胥靡

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楊注曰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鎖相聯相繫引之曰此胥靡非謂刑徒人也胥靡者空無所有之謂故荀子以況貧胥之言疏也司馬彪注莊子應帝王篇曰胥疏也宣十四年左傳車及于蒲胥之市呂氏春秋行論篇作蒲疏史記蘇秦傳東有淮潁煮棗無胥魏策作無疎疏空也靡無也胥靡猶言胥無春秋齊有賓胥無蓋取此

義也漢書楊雄傳客難曰胥靡爲宰寂寞爲尸胥靡與寂寞相對爲文是胥靡爲空無所有之意張晏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師以無爲爲作宰者也案張訓靡爲無是也其訓胥爲相則失之

杅杅

是杅杅亦富人已楊注曰杅杅卽于于也自足之貌莊子曰聽居居視于于也引之曰聽居居視于亐與富意無涉案方言亐大也文王世子亐其身以善其君鄭注曰亐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檀弓易則易于則亐正義亦曰亐謂廣大重言之則曰于亐上文曰治天下之大器在此又曰大富之器在此是言學之富如財之富也

故曰是杅杅亦富人已

遵道

遵道則積夸誕則虛念孫案道當爲遁字之誤也遵遁即逡巡文選上林賦注引廣雅曰逡巡卻退也管子戒篇作逡遁小問篇作遵遁與荀子同晏子問篇作逡遁又作逡循莊子至樂篇作蹲循漢書平當傳贊作逡遁萬章傳作逡循三禮注作逡遁並字異而義同遵遁與夸誕對文遵遁則積承上文讓之則至而言夸誕則虛承上文爭之則失而言故下文云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遁今本亦誤作遵道言以退讓自處也若作遵道則與夸

誕不對且與上文不相應矣楊依遵道爲解故失之

比周而譽俞少　推類接譽

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念孫案譽非名譽之譽卽與字也（與譽古字通射義則燕則譽鄭注譽或爲與堯典伯與漢書古今人表作柏譽韓子有度篇忠主外交以進其與管子明法篇與作譽）言雖比周以求黨與而黨與愈少也（彊國篇曰比周以爭與）下句鄙爭而名愈辱乃言名譽耳元刻譽作與本字也宋本作譽借字也小雅角弓傳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語皆本於荀子黨亦與也又臣道篇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楊注無方無常也）譽亦讀爲與與亦類也周語

少曲與房韋注曰與類也言推類接與以待事之無償者而應之也楊以譽爲聲譽失之

是猶傴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衆

楊注曰傴僂也伸讀爲身傴身之人而强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衆劉云伸蓋即僂字之譌

交不相亂

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念孫案交如上下交征利之交此承上文而言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是上下交不相亂也交不相亂四字連讀富國篇云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文義正與此同楊云交謂上下相交接則誤

以上下之交連讀矣。

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

民德也

楊注曰養生爲己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念孫案民字對下士君子聖人而言劉云案養生猶言治生故曰民德未及乎莊生之徒。

行法至堅

劉云案韓詩外傳引此作行法而志堅下同據楊注云行有法度明行法與志堅對舉不當作至念孫案法者正也言其行正其志堅楊云行有法度加有字以釋之則於義稍迂故下句云

不以私欲亂所聞也古謂正爲法說見漢書賈鄒枚路傳

摶若一人　和傳而一

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楊注曰雖博雜衆多如理一人之少也議兵篇和傳而一注曰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或以傳爲摶摶衆也而一如一也言和衆如一也劉曰博若一人博當作傳和傳而一亦當作和傳皆字之誤也而一如一也億萬之衆親附若一人卽所謂和傳如一也念孫案博與傳皆摶字之誤也摶卽專一之專億萬之衆而專若一人卽所謂和專如一也管子幼官篇

曰摶一純固今本摶誤作博則獨行而無敵呂氏春秋決勝篇曰積則勝散矣摶則勝離矣淮南兵略篇曰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古書多以摶爲專詳見管子

聖人　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念孫案自脩百王之法以下十句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曰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下文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乃涉此文而衍自井井兮其有理以下十句楊注皆以爲論大儒之德則非論聖人明矣此下安得又有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八字乎盧不知下文之衍又以哀公篇孔子對哀公語有如此則可謂賢人矣一句在君子大聖之閒遂改此文之聖人爲賢人以別

於下文之聖人不知本書之例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爲三等與孔子對哀公者不同上文云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脩身篇云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解蔽篇曰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爲三等與此文同一例不得於君子之上添出賢人名目各本及韓詩外傳皆作聖人無作賢人者上文之篤厚君子卽賢人也故外傳曰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是篤厚君子之上卽是聖人不得又添一賢人名目

分分兮　分然

分分兮其有終始也楊注曰事各當其分卽無雜亂故

能有終始分扶問反念孫案楊說迂曲而不可通余謂分分當爲介介字之誤也隸書介分相似故傳寫多譌說見淮南繆稱篇脩身篇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楊彼注云介然堅固貌引繫辭傳介如石焉此介介亦堅固貌也固守不變終始如一故曰介介兮其有終始若作分分則義不可通又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分亦當爲介介然堅固貌言誠心介然上下相通也若作分然則義不可通楊彼注云善惡分然亦失之

脩脩兮　用統類之行

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念孫案脩讀爲條春秋繁露

如天之爲篇曰行而無靏若四時之條條然是條條爲行貌故曰條條兮其統類之行也作脩者脩字耳韓子難篇百官脩通管子明法解篇脩作條集韻脩他彫切縣名周亞夫所封卽史記絳侯世家之條侯是條脩古字通楊以脩脩爲整齊貌則與行字義不相屬引之曰統類上不當有用字葢涉上句而衍

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

劉云之下當有道字與上兩之道對文

負扆而坐

盧云坐當作立又正論篇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汪亦云坐當爲立古無坐見諸侯之禮鈔

者淺陋以意改之

汜

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楊注曰汜水名音祀汪云汜當作氾音汎字从㔾不从巳氾汎懷壞以音成義注非(見乾隆丙申校本)念孫案汪說是也然荀子所謂至汜者究不知爲今何縣地盧用汪說而引左傳鄙在鄭地汜爲證(僖二十四年)案杜注云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則非周師所至不得引爲至汜之證矣

至共頭而山隧

楊注曰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隧謂山石崩

摧也隱讀爲墜鑪云其頭卽其首見莊子念孫案此八字亦汪校語也其首見讓王篇其頭又見呂氏春秋誠廉篇

跨天下而無蘄

楊注曰蘄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劉云案蘄葢與圻同言四海一家無封疆之限也淮南俶眞訓四達無境通於無圻高注圻垠字也

在一大夫之位以下三十二字

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盧云此三十二字當爲衍

文韓詩外傳無必删此三十二字上下語勢方脗合念孫案此三十二字涉非十二子篇而衍

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

楊注曰行偽謂行偽而堅行下孟反劉云案荀子書言偽者義皆作為此行偽韓詩外傳作行為念孫案行偽二字行讀如字本篇一見非十二子篇一見正論篇一見賦篇一見其見於正論及賦篇者後人皆已改作為唯此篇及非十二子篇未改而此篇注遂讀為詐偽之偽矣

然而不知惡者

念孫案然而不知惡烏路反與下然而明不能別對文則

惡下不當有者字

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

念孫案舉讀爲相與之與（與與古通作舉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昭三年）謂交其上客以求助也楊以舉爲褒美於義疏矣

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

楊注曰億字書無所見念孫案億蓋傿字之誤說文傿安也從人焉聲（於虔切）左傳國語通作偃偃行而傿廢矣傿然安然也言俗儒居人國中苟圖衣食（見上文）安然若將終身而不敢有他志也

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

念孫案唐風羔裘傳曰自用也大雅緜傳江漢箋及大傳注竝同言內不用之以誣已外不用之以欺人也楊釋下句云不自欺人失之

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

楊注曰先王當爲後王以古持今當爲以今持古劉云案後王謂周也以古持今亦謂以文武周公之德持今世楊謂當爲以今持古非

晻然

張法而度之韓詩外傳張作援則晻然若合符節引之曰晻然

同貌也韓詩外傳作奄然爾雅弇同也郭引詩弇有龜蒙魯頌閟宮弇奄晻竝通楊云晻與暗同失之

一朝而伯

故人主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楊注云伯讀為霸言一朝而霸也念孫案楊讀伯為霸非也信如楊說則是大儒用百里之地而可以王用萬乘之國而僅止於霸也斯不然矣今案伯讀為白王制正義引元命包曰伯之為言白也明白於德也是伯與白義相通古鐘鼎文伯仲字多作白是伯與白字亦相通白顯著也言一朝而名顯於天下也上文曰儒者爲人上則貴名白而天下治致士篇曰貴名

白天下頒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樂論篇曰名聲於是白光煇於是大王霸篇曰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一日而白猶一朝而白耳韓詩外傳曰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此尤其明證也

云能　其云益乎

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楊注曰云能自言其能也盧補校曰云能當如易繫辭傳之云為益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

時有此成語蓋卽營幹之意念孫案下文云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則云能非自言其能之謂也知勇云能皆出於天生而非出於人爲則云能非營榦之意也今案云者有也言無師無法而有能則必爲亂有師有法而有能則其成必速也楊注非十二子篇引愼子曰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云能有能也法行篇曾子曰詩曰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云益[illegible]益也古者多謂有爲云大雅桑柔篇民有肅心荓云不逮言使有不逮也爲民不利如云不克言如有不克也云字或作員秦誓曰雖則

員然言雖則有然也今本員作云乃衛包所改今據正義及漢書韋賢傳注改正以上三條說者多失其義辯見釋詞故廣雅曰員云有也文選陸機荅賈長淵詩注引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晉語其誰云不從韋注曰誰有不從

辯則速論

念孫案論決也言辯事則速決也後漢書陳寵傳季秋論囚注云論決也楊說論字未了

情　不足以獨立而治

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

而可爲也楊釋所得乎情三句云或曰情當爲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又釋情也者三句云或曰情亦當爲積積習與天然有殊故曰非吾所有雖非所有然而可爲之也念孫案楊所稱或說改情爲積者皆是也下文皆言積不言情是其證前說皆非又案不足以獨立而治上當更有一性字言性不足以獨立而治必待積習以化之也故下文曰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

人論　人臣之論

念孫案人論二字乃目下之詞論讀爲倫倫類也等也

謂人之等類卽下文所謂衆人小儒大儒也下文又云人倫盡矣榮辱篇云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作論者借字耳（屯象傳君子以經論荀爽曰論者理也大雅靈臺篇於論鼓鐘鄭箋論之言倫也公食大夫禮倫膚七今文倫或作論王制必卽天論論或爲倫逸周書官人篇規小物而不知大倫大戴記倫作論）楊云論人之善惡論盧困反失之又臣道篇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論亦讀爲倫謂人臣中有此四等也楊云論人臣之善惡亦失之

汗漫

行不免於汗漫念孫案漫亦汗也方言浼洿也東齊海

佁之閒或曰浼洿與汙同浼與漫同呂氏春秋離俗篇不漫於利高注曰漫汙也楊讀漫爲謾欺之謾分汙漫爲二義失之凡荀子書言汙漫者竝同

其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已爲知也

念孫案其字文義不順當是甚字之誤言甚愚而冀人之以已爲智也

檢式

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念孫案檢式皆法也文選演連珠注引蒼頡篇云檢法度也是檢與式同義言治人以禮如寸尺尋丈之有法度也楊云

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分檢式爲二義失之

壇宇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楊注曰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念孫案壇堂基也獨斷曰壇謂築土起堂宇屋邊也言有壇宇猶曰言有界域即下文所謂道不過三代法不二後王非有所尊高之謂

荀子弟二